

景觀

後現代「愚公」卞趙如蘭教授

• 關燕兒

數算指頭，已認識卞趙如蘭教授十多年了，第一次拜訪便已住在她美國麻省劍橋市的家。那是1999年3月，波士頓仍是冬天，抵步前下了一場雪，街道兩旁滿是積雪。那時她已退休多年，銀髮束成一個小髻，笑容可親，極之好客。其後數年，筆者有機會在波士頓及香港再會卞教授。在2006及2009年，兩次協助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系統，把她的畢生藏品由美國搬運至香港。在整理及執拾過程中，筆者對這位學者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及認識。



卞趙如蘭教授，1992。(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系統提供)

卞教授是美國哈佛大學音樂系及東亞語文文化系榮休教授，著名音樂學學者，精通西方音樂，專研中國音樂，旁及台灣、日本及韓國音樂。1922年生於美國麻省劍橋市，父親是著名語言學家兼作曲家趙元任博士；母親楊步偉醫生為中國首批倡導師育者之一。卞教授是趙家長女，童年時隨父母到法國、北京、南京、長沙、昆明、美國等地，經歷民國時期及抗日戰爭，分別在中國及美國十一間學校就讀^①。1940年初跟隨家人重回劍橋市，先入讀哈佛女校拉德克利夫學院(Radcliffe College)，後在哈佛大學攻讀音樂學，於1960年取得博士學位。1945年結婚，夫婿卞學鑽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榮休教授，育一女兒。自1947年，卞教授於哈佛大學任教中國語文及中國音樂，直至1992年退休。1990年被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②。卞氏著作逾六十篇，包括中國戲曲、說唱、音樂史、古琴音樂及書評，專著*Song Dynasty Musical Source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③獲美國音樂學會最佳書籍獎(1968)。

一 緣起及兩次搬運

卞教授多次到訪香港中文大學，在1975至1994年間，先後出任崇基學院音樂系校外考試委員及客座教授。1998年12月更獲邀為「偉倫訪問教授」，主持一系列講座。卞教授對中大印象深刻，與音樂系師生淵源甚深。2006年4月，卞教授門生美國匹茲堡大學榮鴻曾博士、美國密芝根大學林萃青博士及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副館長黃潘明珠女士親到美國麻省拜訪卞氏夫婦，與卞教授商討成立「卞趙如蘭音樂特藏」事宜^④。卞教授被香港中文大學、大學圖書館系統及音樂系的誠意打動，決定把她畢生收藏的書籍、影音資料、教學資料、筆記及樂器捐予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供研究及學習中國音樂、歷史和文化之用；更希望其捐贈能作引玉之磚，誘發學者對東亞歷史文化的重視、保存並共享資料。同年8月，首批7,000多件的影音資料、器材及樂器，合共55箱，直接從美國麻省劍橋市卞家地庫，空運至中大圖書館^⑤。

第二次搬運的數量是第一次的四倍，主要是書籍、手稿、筆記及教學資料、相片、影音資料及樂器。當時筆者正在波士頓修讀圖書館及資訊學課程，故有幸再次為中大圖書館統籌這次搬運。由物色搬運公司、打價、與搬運公司代表視察場地，到落實搬運日期、流程、細節，已花了兩個多月時間。其間筆者向中大圖書館及音樂系定時匯報，與卞教授女兒、女婿、學生及家中看護緊密聯繫。

卞教授女兒卞昭波及女婿林邁(Michael Lent)為搬運及挑選藏品提供

寶貴意見，又身體力行，乘着週末，在兩個月內兩次由華盛頓北上麻省，風塵僕僕，一抵步即開始清理地庫及儲物倉的書籍及物品。早上工作數小時，簡單午飯後，各人又立即回到崗位，帶上口罩，繼續收拾。由於雜物太多，空間有限，筆者除了與他們一起執拾外，多次單獨在地庫埋首工作，把資料分門別類，好讓正式搬運時不會有所遺漏或錯誤運走物品。2009年11月13日早上，搬運公司一行七人先到儲物倉提取數十箱書籍，後在地庫花了五個多小時把已選定的藏品裝箱及搬上車，200多箱藏品由貨櫃經海路運至香港，送抵中大校園，「卞趙如蘭音樂特藏」最大規模的搬運終順利完成。

二 藏品簡介

「卞趙如蘭音樂特藏」^⑥包括150多箱書籍，其中有她的日記、行事曆，與學生、名人學者往來書信及珍貴照片。其他藏品有橫跨幾代中外學者及音樂家所贈著作(簽名本)，又有知名作曲家及演奏／唱家的音樂作品(樂譜、卡式錄音帶、CD)，也不乏卞教授當年出外攜帶的影音器材及教學用的樂器。而影音資料更為豐富，自1960年代，卞教授不斷到歐洲、美國各州、中國、台灣、日本、韓國及香港等地進行田野考察，拍攝及記錄各類藝術表演活動，訪問藝人、音樂家及學者，並寫下詳盡筆記。數千盒的影音資料以中國戲曲、說唱、器樂為主；亦有大量西方古典、東亞及世界音樂；其他還包括卞氏夫婦與友好相

聚唱戲的錄音、卞教授在哈佛大學的教學資料，以及著名學者的演講錄音，例如前國立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博士、哈佛大學史學及漢學家楊聯陞教授、中國古典文學家葉嘉瑩教授，還有卞教授父母親的談話與吟詠錄音。「卞趙如蘭音樂特藏」的內容及學術意義已遠遠超越了音樂範疇，與中國二十世紀歷史緊扣，誠中國近代史及中國文化之寶藏。

三 藏品精選介紹

(一) 相片

今天的數碼相機為拍攝者帶來無限方便。因為不用菲林，無需沖曬照片，拍攝後可立即觀看照片及刪除不合心意的影像。在卞教授的年代，擁有一部照相機不是一件普通的事，而當年時髦的款式在今日看來是笨重的，也沒有數碼相機的方便。卞教授的學生及朋友都見識過她攜帶照相機、攝錄機四處拍攝的情景，她的學生往往成為她的攝影助理。她不光拍

攝人物或台前表演，連幕後花絮、台下觀眾、桌上美食、甚至街頭巷尾，以及牆角的植物，也不放過，很用心地去捕捉，就是這樣，她的照片藏量甚為驚人。

每次她把一卷卷的菲林沖曬，最少是一式兩份(甚至多份)，因為她要把照片寄回與她合照的學者或朋友。她自己的一份則貼在相簿內，在旁詳註日期、地點及人名等資料，是一個詳實的(annotated)照片記錄。這個習慣或沿自卞教授的雙親，在她家有超過100本的相簿，保存了由1940年至近年的照片。她又把多出來的照片放在盒內，用小卡片把照片分隔，並在卡片的頂部寫上人名或年份。

在那個還有底片的年代，卞教授也為底片編冊入錄，在她家地庫四處放滿了盒子及文件櫃，裏面盛滿了一袋袋的底片，每一包都寫明日期、地點及事情，資料明確。卞教授花費不少時間及精神整理照片及仔細記錄資料，目的是方便日後使用，她深知照片來源、日期及有關人事的重要。當然，也許她有「趁記得便寫下」的心態。



卞教授為琵琶及古琴名家呂振原先生拍攝及錄音，1972。(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系統提供)

(二) 書目卡

寫論文和做研究最考功夫及耐性的，莫過於整理文章結尾的書目。書目能反映研究者的學問根底，對該課題來龍去脈的把握，更能顯示研究者對運用文獻及資料的掌握。相比卞教授的年代，今天的研究者弄一個書目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如透過電子軟件或學術圖書館的線上目錄編製，極為簡單方便。

在卞教授藏品中有數個窄身長盒，裏面密密麻麻地排着一張一張的小卡片(3×5吋)，每張都寫上一本書或一篇文章的書目，以及作者、出版日期、地點及頁數等資料，順着作者的英文姓氏排列。這些自己編製的書目既靈活又易於整理，在寫作文章時，卞教授便查閱這些卡片，為該題目預備書目，把資料重新抄寫一遍。

(三) 日記／行事曆

盛滿了兩箱的日記，不單透露了卞教授的行蹤、家事及內心世界，並具體地將她處理資料的方法清楚地顯示出來。這些日記絕大部分是普通的筆記簿(5×3吋)，卞教授自己編製索引／目錄、月曆、訂題目和寫上頁碼。過程應該是：她從美國便利店購買筆記簿，回家後在每頁的右上角順序寫上頁碼，寫到最後一頁；之後把首數頁向左邊對摺，使看起來像有兩欄，方便她寫上兩欄數字：由上至下從左至右(另一欄)直到筆記簿最後一頁的頁碼。說是日記，為何要如此編寫頁碼，又做索引／目錄及訂題目？因為這些本子不單止是日記，還有行事曆、筆記和各樣要處理的事情的記錄，她在哪一頁寫了甚麼，要做甚麼

事時，便訂一個題目，在索引／目錄中清楚註明，對號入座，整本日記的內容便一目了然，方便日後查閱。

卞教授整理資料的功夫及抄寫各事之勤，使人想到廣東著名粵劇作家唐滌生透過書法來舒緩其創作壓力。2010年，筆者在參觀「梨園生輝」展覽時^⑦，看到唐滌生的書法作品。六卷書法真迹，有先生的作品，也有名作抄寫。在每段文字後，唐先生均寫上他的內心感受，如抄寫一遍又一遍的《蘭亭序》後，道出他惴惴不安，以寫字平伏心情。余生也晚，不解唐先生為何處於如斯緊張的光景，但對他寫字一事則深感興趣。這與卞教授編製日記、弄相簿及書目卡等或有一脈相承之理。昔日只能以紙筆記錄，抄寫文字差不多是必然的事，編寫日記／行事曆的日期、頁碼，重複抄寫照片的時間、日期、人名，以及編寫書目卡，寫了又寫，看似極為簡單及毫無趣味的事，然而卻可能是最佳的治療。兩位上世紀的文人均以抄寫來舒緩壓力，從而返回心境平靜的時刻。

四 結語

卞教授成長於五四之後，胡適、林語堂、徐志摩、蔣夢麟、羅常培等是她家中常客。成為卞太太後，需處理卞家及趙家大小事務，在家烹調美食款待親戚好友，又要接待無數學生及學者慕名登門拜訪。在哈佛大學教中國語文，至獲取博士學位及任教於音樂系，經常出席校內、世界各地的學術會議，有時帶同女兒出外作訪問學人，隨夫婿出席學術活動。生活如

此繁忙，打理地庫便成為卞教授閒暇時最佳的個人活動。

書室三百多呎，四周書架上的書籍堆放至天花板（還有其他書架置於走廊及地庫各處），書籍期刊分門別類排在架上。寫字桌上的文件夾，抽屜內的名片、賀卡或信箋全都井然有序。大大小小的鋼造文件櫃有些放在寫字桌附近，有些在書架旁，往來書信、文件、教學資料以人名或事項名稱按英文字母排列在文件櫃內。在書室內，卞教授不時抄寫及整理文件或相片，又騰空書架以便添置新書，把書本、期刊搬來搬去。這些事務給她一個很大的空間去過濾及靜止繁喧的腦袋。連接地庫及上層分別是一條旋轉鐵階梯及一道長木梯，退休數年後，卞教授已很少到地庫，其後基於安全，家中的看護已不許她到地庫。在沒有人使用及打理的情況下，塵垢逐漸鋪滿每個角落，然而卞教授有條不紊地整理各類物品的痕迹仍然很清晰，筆者由衷佩服她昔日搜購書籍和物品以及打理私人書室的堅持及魄力。

在圖書館，「卞趙如蘭音樂特藏」的編目會是「音樂」、「中國音樂史」、「亞洲音樂」，甚至「中國近代史」。分類有助管理藏品及方便讀者使用，藏品說明道出藏品特色、價值及歷史意義。「卞趙如蘭音樂特藏」好像只供音樂人或有興趣於中國近代音樂的人士而成立。然而，「卞趙如蘭音樂特藏」已毫無保留地展現了卞教授打理藏品的方式，她治學與做人處事的作風，正是那個年代學者的典範。整個藏品的價值已跨越了學科的領域，其背後的人和事，尤其是卞教授的學者風範，最為可貴。卞教授忠於自己的信念和原

則，那份堅持與執著告訴我們這位愚公不愚。

註釋

① Rulan Chao Pian, "Autobiographical Sketches", *ACMR Reports* 8, no. 1 (1995): 1-20.

② 其他榮譽包括國立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客座教授(1990)、上海音樂學院音樂研究所名譽研究員(1991)、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客座教授(1992)、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客座研究員(1993)及名譽研究員(1997)。

③ Rulan Chao Pian, *Song Dynasty Musical Source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④ 黃潘明珠女士於2010年7月榮休。在任時她多次與夫婿(黃宏發教授)到波士頓探訪卞氏夫婦，親自下廚，巧製中西美食；又頻飛至華盛頓與卞氏女兒及女婿見面，商討細節。「卞趙如蘭音樂特藏」得以成立，黃太居功至偉。

⑤ 臨時搬運小組由黃潘明珠女士全力策劃，成員包括中大音樂系副教授余少華博士、定居美國波士頓音樂系校友官凌燕女士及筆者，花了五天把「卞趙如蘭音樂特藏」的影音資料編打清單及裝箱，計有2,500多盒卡式錄音帶、近1,000盒開卷錄音帶、700多盒錄影帶、900多張黑膠唱片、近700張CD及100多張微型膠片。

⑥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牟路思怡圖書館設有「卞趙如蘭音樂特藏」展櫃，展出藏品有唱片、卡式錄音帶、樂器、部分書籍及手稿，讀者亦可於網上檢閱圖書館目錄，並聆聽經已數碼化之錄音。參見<http://rulanchaopian.lib.cuhk.edu.hk/>。

⑦ 由香港文化博物館籌劃，展期是2010年9月27日至12月20日。

關燕兒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文學士、美國檀香山夏威夷大學文學碩士、波士頓西蒙斯大學理學碩士。